

世界奇案佳作



五起谋杀希特勒的案件！

第三次谋杀！

疑案！疑案！疑案！

女美容师之死

世界奇案佳作

(一)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五月

世界奇案佳作

北京法制文学研究会 主编

《世界奇案佳作》编辑部

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

秦皇岛市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印刷

787 × 1092毫米 1/32 10¹/₂印张 280千字

1985年5月第一版 1985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0

统一书号：10228 · 161 定价：1.50元

前 言

随着我国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发展，反映法律与犯罪的文学作品也不断涌现，异军突起，越来越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。但遗憾的是，作为一种文艺现象，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，特别是文艺理论方面的足够重视，因而使这类文艺创作，缺乏一定的科学界说和艺术的探讨。一九八一年九月，北京文艺学会常务理事魏军同志在常务理事会上，正式提出“中国社会主义法制文学（简称‘法制文学’）”这一新的文学概念，并由他发起成立了法制文学研究组（后改为法制文学研究会），得到了文艺学会的支持与肯定。同年十二月在首都全国政协礼堂，举行了第一届法制文学学术讨论会，他的题为《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法制文学》论文，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和社会关注，本书推荐这篇论文，在于使人们认识研究法制文学的必要性。北京法制文学研究会成立三年多以来，对文艺反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，从法律与犯罪的角度，在理论上进行有益的研究，并在创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锐意革新艺术表现手法的探索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为了加强法制文学的理论研究，及创作探索，我们编辑了《世界奇案佳作》丛书，旨在借鉴和学习国内外同类优秀作品的创作经验，不断提高我国法制文学的艺术水准，为法制文学文艺理论家、作家，以及广大业余爱好者，开垦一块沃土，和大家共同耕耘、播种，让法制文学在文艺百花园中，开出绚丽的奇葩。

《世界奇案佳作》，将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的方向，积极贯彻党的文艺“双百”、“二为”方针，它将成为学术交流的讲台、创作的园地、读者的挚友，为促进和发展法制文学，做出自己的贡献。

《世界奇案佳作》将精心拔萃,向广大的读者捧献促人向上、催人向善、积极健康的中外佳作。讴歌真善美,鞭笞假丑恶,寓教于娱乐之中,为人们提供有益的精神食粮。

目 录

- 〔保加利亚〕季·佩埃夫著
女美容师之死杨耀南译 (1)
- 〔中国〕顾工著
第三次谋杀 (130)
- 〔日本〕森村诚一著
天 敌方方译 (168)
- 〔联邦德国〕罗·瓦格纳著
鹿死谁手公剑译 (194)
- 〔日本〕松本清张编剧 野村芳太郎导演
疑 案苍生译 (198)
- 〔联邦德国〕维·贝特霍尔德著
五起谋杀希特勒的案件 (连载).....龚新康译 (276)
- 〔中国〕魏军 闻龙
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法制文学 (314)



女美容师之死

〔保加利亚〕

季·佩埃夫

杨耀南

译 著

安托诺夫中校坐在床旁的小圆凳上，端详着眼前这具女尸，心里不由得想：这个女人活着的时候肯定不太正经；长得虽说漂亮，但美丽的躯体内不一定就有一个高尚的灵魂。浅灰色的眼睛，是那么冷漠；脸部线条扭曲着；痉挛的双手紧紧卡着自己的喉咙，令人想到，当她不能扼死别人时，只好卡住自己。

中校站起来，走到阳台上，点着一支香烟。他呆呆地望着远处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，脑海里反复地思索着对案情所掌握的全部细节……

今天下午一点半，内务部索非亚市局值班人员接到一个电话，对方是“维托莎”大街理发馆的理发师，名叫克列欧帕特拉。她说，她的同事佩比今天没来上班，事先也没请假，于是午休时她就登门看望。按了几次门铃，然后敲门呼叫……没有人回答。她试着用自己的钥匙开门，可是大门反锁着。这时她害怕了，觉得事情有点不妙。

行动小组在这个电话之后，立即赶到了现场。敲门、按铃、用钥匙开门，可是徒劳一场。从街上打量这间房子，可以发现通往阳台的门是开着的，于是科采夫上尉从邻居家的阳台翻过去，打开房门，一具女尸进入眼帘……全部情况就是这些。

勘查现场的工作正在进行，照相机卡卡地响着，安托诺夫中校在房内巡视了一遍。

这是一套面积不大、但很舒适的住房，里面摆了不少贵重物品，整个房子分为卧室、前厅两部分，室内有一张双人床（就是在这张床上发现了这具半躺半坐的女尸），此外还有一间比较宽敞、铺有玫瑰色瓷砖的浴室。餐室不大，里面有一个隔间做厨房，过道很窄，此外就是阳台了。

“中校同志，”法医多休毫无表情地招呼着安托诺夫，“检验已经完了，死者死于十二小时之前，没有发现任何暴力痕迹”。

“这么说是昨天夜里了。死因是什么？”

“原因很多，解剖后再说吧……”

侦察员康苏洛夫指着死者头旁的一把椅子说：“有人在死者身旁坐过。”

安托诺夫答道：“看得出，是有人坐过。”

“这把椅子原来就在这儿吗？”

“不，应该在前厅。”

双人床上铺着一个绸子床罩，是暗红色的，四周织有穗子。在床罩鲜艳的背景映衬下，死者白晰的面庞、蓬乱的头发显得特别突出。她穿了一件浅黄色的短衫，洗得干干净净、熨得平平整整，透过绿色的超短裙，可以看清被遮住的大腿的轮廓。

“她的这身打扮有点不寻常，不象是单独呆在家里。”康苏洛夫说。

“你是否一进家门就换衣服？”安托诺夫用询问的目光注视着对方。

“我这个单身汉的生活习惯在这里不适用。她就是这个样子吃晚饭吗？你发现了，前厅的小桌上有吃东西留下的痕迹，再说她嘴上的口红也深浅不一。晚饭是在厨房里做好的，而从衣袖的上半部分看，又象是刚刚穿上似的。看来她回到家中先忙了一阵家务，然后又如此打扮一番，请问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检查卧室的繁琐工作仍在进行，没有找到任何男人穿的衣服和鞋。衣架上挂满了连衣裙、短裙、女式西装上衣、衬衣、大衣，以及考究的女内衣。靠近双人床的两个柜子里也是塞满了各种妇女用品和一些小零碎。

“佩比的丈夫，那个亚美尼亚人，不会穿着女人的衣服上街吧。”康苏洛夫嘟囔了一句，“为什么看不见一条裤子、一双男鞋呢？”安托诺夫仔细地查看床头柜的抽屉，靠右边的一个里装满了针线用品。最上面的抽屉里，放着一个盒子，里面有一个10ml的注射器和几个备用的针头，此外，还有各种线，什么颜色和种类的都有，顶针和很多钮扣，大概有几百个。他在抽屉里翻着，不小心一个插在黑线轴上的针扎在手上，这时他才把抽屉关上。安托诺夫用嘴吸了吸手指上出现的一大滴血珠，又开始检查别的地方。床头柜很象一个药箱，里面有一瓶刚启封的新安替比林，两包已开始服用的苯巴比妥，一瓶脱敏药，一盒已用完了的安迪克恩，还有阿斯匹林，以及几瓶镇静剂，其中有两瓶已经空了，另一瓶刚启封，此外还有维他命和一些进口药品。

“看来这个女人有失眠症，”安托诺夫说。

康苏洛夫也开始打量这些药品。

“有些人养成了吃药的习惯。”他用镊子夹起一瓶从西方进口的安眠药。“可能还有二、三瓶，不过已经服完，可是空瓶扔在哪儿了？喂，你知道这是什么玩艺儿？”

“上面写着‘安迪克恩’，西德出品。”

“大概是避孕用的吧，可是已经吃完了，对于那个死去的女人来说，这种药是不会存放太久的。”

“对死人说这种话没意思……”

“我是说了什么难听的话吗？有趣的是为什么不把空药盒扔掉？”

“大概她喜欢，或者想按这种包装再买一点。”

“你看，这里都有什么？”康苏洛夫指着镜子下的小桌子，“简直是个美容院。”

小桌子上摆满了东西，连再放一个小瓶的空地都未必有了。各种香脂、花露水、扑粉、雪花膏和其他化妆品，应有尽有；但最多的是指甲油，大概有几十瓶，颜色五花八门，有的颜色能叫出名，有的叫不出，有深褐色的，各种深浅不一的红色，雪青色，绿色，以至银白色和无色的，安托诺夫怀疑世界上竟会有这么多颜色的指甲油。

前厅里摆着一套贵重的沙发，两把软椅，两个圆凳。在这几样家具的前面有一个矮脚长桌，上面铺着一块厚厚的黑色玻璃板，玻璃板上摆着晚饭用的冷盘。对面墙壁旁立着一个柜子，里面放着收音机，录音机和电唱机，柜子上摆着一台“菲力普”牌彩色电视机，靠近这个柜子有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……桌旁是一个明亮的酒柜，里面放满各式各样的酒杯和餐具。

康苏洛夫边看边自言自语道：“家具都是从外汇商店里买来的，电唱机、录音机、彩色电视都是西德‘格隆汀斯’产品，看来很有钱呀……”

另一名侦察员吉罗夫走过来报告说：

“中校同志，没有什么确切的東西向您报告，痕迹混乱，可能都是死者遗留下的。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把所有的东西再检查一遍。可是截至目前为止，未发现什么可疑之处。”

“你把电铃的按钮检查一下，尽管克列欧帕特拉按过，我们的人也摸过。”

“如果这个女人是死于心肌梗塞，那我们何必在这里费劲地找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疑点呢？”

“心肌梗塞，在她这个年龄？”

“会有可能的。”

“不过很少见，再说死人的外表也不象有心脏病。”

当他们两个人在交谈时，康苏洛夫仔细地观察桌子，在吃饭用的盘子、叉子把、刀子和汤匙上隐约可见吉罗夫留下的指纹，但引起康苏洛夫注目的不是这些。

“你对这餐晚饭有什么高见？”他头也没回地问中校。

“引人食欲。你大概是饿了吧？”

“三块香肠、一块干咸肉、两片火腿，全部东西就是这些。”

“你觉得少吗？”

“太少了，我在琢磨这个大盘子里原来都有些什么东西。我倒不认为晚饭只做了一半，这里原来至少还有半公斤肉，你看，鱼子酱只剩下这么点了。”康苏洛夫滑稽地咽了一口唾液。

“不，至少有两个人在这里吃过东西。你看佩比的盘子，她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。”

“我明白，你是对的。另外她为自己准备饭也用不着这么细致，除非她是一个对自己的饮食很讲究的人。”

“那也用不了这么多，不，这里肯定还有一个人。”

“可是那个人的盘子在哪儿呢？”吉罗夫问。

“是呀，另外一个盘子确实没有。”

“天有点黑了，开灯吗？”吉罗夫伸手去动吊灯的开关。

“别动！”康苏洛夫几乎叫了起来。

“我已经检查过开关，指纹虽然取下了，但不大清楚。”

“问题不在指纹上，是谁把灯关掉的呢？”

他们三个人来到比较明亮的地方，谁也没发现有一盏灯是亮着的，难道一切活动是在晚饭后摸着黑干的。安托诺夫又查看了一遍，不论是前厅，还是卧室，房间各个角落里的灯都没点着。

“我们可以这样认为：佩比突然感到不舒服，当时她还没有

上床，也就是说还没有关灯。等到她感觉越来越不好时，也就什么也顾不上了，再过一会儿，她死了。那么灯是谁关的呢？”

“她会不会是自杀？”安托诺夫浮想联翩，“她认真地准备了一顿晚饭，告别晚餐……”

“这个酒杯里有威士忌。”康苏洛夫俯下身去看着桌上的一只高脚酒杯，并用力地嗅了嗅。“是威士忌，可是酒瓶在哪儿？”

“吃过晚饭后，她决心自杀，把两瓶安眠药全吃了……”

“可是空瓶在哪儿？”

“你耐心一点，以后会找到的。她穿着衣服躺在床上，好象知道我们会看见她，于是又精心地打扮一番。我的理解就是这样。她把灯关掉，在黑暗中死去……”

“可是药瓶呢？”

“解剖后我们再找，如果有意义的话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把灯打开啦，成吗？”吉罗夫问。

“开吧，不过在记录中应写明，我们发现灯是关着的，尽管……”

安托诺夫翻开值班员的记录，读了起来。不会是我们手下的人关的吧？可是记录中又没记下来，也许遗漏了，小事一桩……

检查其他的地方又用去了一个小时左右，任何可疑之处都没发现，浴室和厨房里设备齐全，摆得井井有条，对于昨天发生的这个案件的性质，没有找到任何启发性的东西。

还该做些什么呢？对于死因一无所知，盲目行事是没有意义的。



二

安托诺夫清晨来到办公室后的头一件事就是请法医多休来谈话，现在这位“神医”掌握着是否继续侦察下去的大权。如果佩比真是死于心肌梗塞或者类似的疾病，由于是自然死亡，那就没有必要再调查。

法医没到之前，康苏洛夫带着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。这是一个瘦瘦的小伙子，外表象个大学生，一进门就战战兢兢地立在门旁，甚至忘了问候。

“我记得康苏洛夫同志是从不迟到的。”安托诺夫迎面将了他一军。

“都怪这头小毛驴，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：奔乔·呼巴文斯基中尉。”

安托诺夫欠起身子，和小伙子握了握手。这时法医腋下夹着一个厚纸夹走进办公室。

“啊，这位年轻人是谁？大概不是把杀人凶犯捉拿归案了吧？”

“我是内务部索非亚市局的奔乔·呼巴文斯基中尉。”年轻人局促不安地举手报告。

“医生，准备好了吗？”安托诺夫问。

“一切就绪，不过你得请客。”

“为什么要我请客？”

“为了毒药！”

“是因为她被毒死而要我请客吗？”

“不，为了我及时而精确的工作。一切都写在这里，不过是按照医生的方式写的，因此我还要简明扼要地向你介绍一下，使你心里有数。她是被毒死的。在实验室里我们鉴定出这种毒药是佛索迪欧恩，一种比较少见的杀虫农药，由于毒性太大，目前已不再使用。这种农药毒性太强，只要服了很小的剂量，就会致人于死地。”

“它叫什么来的？”

“佛索迪欧恩，中校。真抱歉，这个名字很绕嘴，不过你必须记住。”

“还有别的情况吗？”

“毒药是饭后服下的，剂量不大，是在正常情况下吃的，这正如我们在桌上见到的那样：火腿、香肠、鱼子酱，此外还喝了酒，酒喝得也不多，一共一百克，但是酒精增强了毒药的作用。”

“佛索迪欧恩，我从来没听说过。”

“这是商品的名称，一种常见的农药，这种农药过去每个农业合作社里都有，它的化学名称是……总之很长。”

“这么说是中毒而死的？”

“死亡的原因是她吃了毒药，这不仅从对胃中食物的化学分析中可以看出，另外从一系列明显的症状也能够发现，如支气管大量分泌物中有流涎，肺部严重水肿，等等。”

康苏洛夫拿过鉴定报告，认真地阅读。多休斜视了他一眼，一言未发。

“还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吗？”安托诺夫问，“在验尸时有什么发现吗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任何暴力痕迹，没有青紫斑、抓痕，尸体没有破损，也没有奸尸迹象。”

“喝的什么酒？”康苏洛夫急切地问，“是不是威士忌？”

“你不是在看报告吗？那上面没写，这就是说我们断定不了。不过我可以断言，不是葡萄酒，既不是红葡萄酒，也不是白葡萄酒，更不象维尔木特酒，而是某种浓缩过的，但不是茴香酒，好象是烧酒或伏特加一类的东西，也可能是威士忌，最多不超过一百克。”

“对于死亡的具体时间你怎么认为？”安托诺夫问。

“报告中已经写明：二十一号晚六点至零点之间，这是根据验尸、解剖的材料确定的。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和案件的全貌，我断定是晚八点至十点之间。她回到家中，准备晚饭，饭后服毒。”

从食物消化的程度来看，是吃过东西后很快就死了。

“很快是多少，几分钟、几小时……？”

“可以认为是半小时。”

“这倒是一种发现。是吃过晚饭后，而不是在吃饭的过程中，你是这样理解的吧？”

“我可没这么说，也可能是刚吃完，但不是在开始吃的时候。这种毒药发作很快，在一定剂量的情况下，只需一、二分钟，也可能这个女人把毒药溶化在酒杯里，以便容易下咽……”

安托诺夫看了康苏洛夫一眼，点点头说：“为了弄清这种毒药，必须对一切可以进嘴的食物、饮料进行检查。现在死因已经确定，必须抓紧调查毒药一事，有必要再次搜查佩比的住宅。除去吉罗夫，最好把科技处的斯塔尼洛娃请来，她是一个出色的化学工程师，擅长于精密分析；此外，要马上着手了解死者的生活习惯，因为对她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。要审问她的同事、邻居，还要查出她丈夫的下落，必要时把情况通知他。做完这些工作，至少需要一天的时间，说不定还要费一番周折。”中校说到这里，停顿了片刻，接着又说，“康苏洛夫，向死者的同事了解一下情况，这事你负责吧。”

康苏洛夫领来的那个青年侦察员，显得很不安，安托诺夫扫了他一眼：

“中尉同志，您和我走吧，我们对出事现场再作一次勘查，看看有没有遗留物……”

“服从您的命令，中校同志。”

三

安托诺夫带着吉罗夫与呼巴文斯基坐上轿车，十分钟后就到了实验室，简明扼要地向斯塔尼洛娃少校介绍了一下案情，又等了片刻，直到她取来必要的化学试剂和工具才动身。

公寓上的封条完整无损，佩比的丈夫仍然没有回来。

来到前厅后，立刻向两位专家布置具体任务。

安托诺夫转身对少校说：“您的任务是把毒药找出来，我的意思是，佩比是吃了或喝了什么以后才中毒的。案情证明，有人给她吃了毒药，可以说是他杀，或者我们认为她是自杀，那毒药是放在什么样的器皿里呢？不会是攥着带来的吧，这种毒药总要装在什么东西里，可这种东西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是否要排除某种偶然性呢？”斯塔尼洛娃问道。

“我认为偶然性是很小的，否则你们的任务就要简单得多了。现在你们要检查一下整个房间里是否有装在瓶里、盒子里的毒品……”

“我还有一些问题，”斯塔尼洛娃说，“不过我们最好留在以后再提。是否您也这样认为，首要的是事实，然后才是推理。”

“一切取决于事实，但有时候我却宁愿以推理开始，可是在本案里，我想您是对的。”

斯塔尼洛娃缓慢而仔细地查看了整个环境，仿佛是来买东西。

吉罗夫的任务也很明确，那就是调查他杀的可能性，再次寻找房间内可能有外人来过时留下的痕迹。

只剩下呼巴文斯基了，让他干什么呢？可以留他在这里看着斯塔尼洛娃与吉罗夫怎样工作，可是他们不需要这个年轻人的帮助。要不然带着他去走访佩比的邻居们。如果他坐在旁边一言不发，会使别人感到不自在。那么让他单独去干一件工作，可是干什么呢？

“中尉同志，我到周围邻居家里走一走，您坐在这儿等我。”

“可我在这儿干什么呢？”

“干什么？看一看、想一想别人干的这一切。您就认为我把此案委托您来办理，等我回来时，请您告诉我您都想出了些什么。”

这层楼房共有五个单元，安托诺夫依次进行了拜访。有的家在他面前感到很拘束，有的很热情，可是无论是谁，都没有向他提供一点有用的东西。人们都学会了怎样过自己的小日子，虽说住得近在咫尺，可是老死不相往来。

安托诺夫回到佩比的住宅前面，按了一下电铃，只见呼巴文斯基透过望孔向外看了一下。吉罗夫仍然在厨房里检查，斯塔尼洛娃在翻弄床头柜，于是安托诺夫领着呼巴文斯基到凉台上吸烟。

“喂，您想出什么来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中校同志。我苦思苦想，可脑袋就是不开窍。”

“是呀，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不过您别灰心，只有在侦探小说中一切才是轻而易举的，而在我们的工作中，不管走到哪里，都要付出心血，您随我到前厅去，我来开导开导您。”

他所要说的是昨晚的一些发现，这对年轻的中尉来说是很好的教材。

“您说您在看，可是高明的人不是在看，而是要看见。您再仔细看看这张桌子，请告诉我，它给您的印象是什么。”

呼巴文斯基紧张地盯着桌子，目光从一件东西跳到另一件东西上，但都是一扫而过。

“让我提醒您一下。这里除了食品、饮料之外，还有什么？”

“还有花瓶，两个干净的烟灰缸，两包‘空中小姐’牌香烟，一个漂亮的镀金气体打火机。”

“很好！”

呼巴文斯基奇怪地望着他。

“我们好象在做游戏，您现在已经快接近目标了。”

“打火机上的指纹？”

“不对，已经鉴定过，指纹是佩比的，而不是另外一个人的。”

“那么……”

“这要由您来回答。”

呼巴文斯基一筹莫展地打量着桌子。

“这束鲜花……可能是他送给她的……”

“也可能是这样，可是有什么根据呢？花上也没有留下指纹。再说，前厅里还有两个花瓶，里面都插着鲜花。看来不会有人同